

蒙福全 段舒航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生命中的 大调曲子

SHENG MING ZHONG DE DA DIAO QU ZI

7

- 生命中的大调曲子
- 有着翱翔天空的翅膀
- 也有着沉重的肉身



散文集

如一只蝴蝶

存在于南阳的天空、大地和枝叶间

存在于南阳人的衣食住行及人生态度中

河南文艺出版社

蒙福全 段舒航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生命中的 大调曲子

SHENG MING ZHONG DE DA DIAO QU ZI



散
文
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中的大调曲子/蒙福全,段舒航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生… II.①蒙…②段…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26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216.5
总 字 数	3173 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001 第一章 倾听那一曲来自俺爹俺娘的话语

俺知道了俺的真实,俺属于这份大腔大调的生活,俺属于这份腔多字少的生活。俺知道了俺的命运,俺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俺的心灵粮食。俺要感谢这一份份饱含生命体悟的存在,俺要倾听这一声声来自俺爹俺娘的话语。

008 第二章 当世界成为曲牌

从此,在曲牌之下,世界生动活泼起来,内涵丰富多彩起来,条理井然有序起来。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起来,朝气蓬勃起来,就连我们的呼唤乃至细语,也牵天扯地般地抑扬顿挫起来。

026 第三章 生命中的大调曲子

老人说,在他自己生命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忽然不相信老曲友临终前的那句话,他怀疑老曲友用了一生的时间,所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因为自己用了一生的时间,也同样没有找到答案。人们只能抓住大调曲子的某种形态,却永不能真正抓住大调曲子,正由于她不可把握,她才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灵魂。

045 第四章 一个团、一出戏或一个人

戏剧是一个生命体,不仅有着翱翔天空的翅膀,也有着沉重的肉身。

078 第五章 错误的美丽 美丽的错误

于是,我们知道,在现实通向戏曲并与之相遇的临界点,一切的荒谬和错误得到了最终的化解,因为,戏曲总有戏曲解决问题的方式。

117 第六章 夫妻们相逢在武家坡前

戏曲是多么的奇怪：我们把怎样的东西放进了戏，戏就呈现出怎样的我们。这哪里是人演出了戏，分明是戏演出了我们。

140 尾声 就是要叫你“大调曲子”

就在现在，请轻声或大声呼出“大调曲子！”是的，“大调曲子！”不为别人，恰恰为了我们自身，就是要叫你“大调曲子”。



第一章 倾听那一曲来自俺爹俺娘的话语

1

我们这丰厚的土地，我们这明净的天空，我们这淳朴的爹娘。

2

一年年，我们把希望交给土地。我们扶着铁犁，让土地在我们面前翻滚，好像淮河的波涛；我们挥动钉齿耙，把土块耙碎，让土地好像丹水的细纹；我们拖曳着耒把，细细地将土地平整，直到她好像麒麟湖的涟漪。我们的内心，也似乎从凄惘归于平和。仿佛，这是我们心灵的保墒。

霜降到立冬，我们播种小麦；清明前后，我们种棉花；夏至前后，我们耩芝麻。在我们眼里，仿佛已经看到麦垛成山，麦粒飞扬；仿佛已经看到棉花白，白生生。麦收后，我们莳弄玉米、绿豆、大豆和花生。我们锄啊锄，心里默念着：“头遍深，二遍浅，三遍四遍刮刮脸。”当然，红薯绝不会落下，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它最能养家。

一年年，春节里我们贴对联、挂年画、放鞭炮、给长辈磕头拜年，元宵节我们挂起龙灯、鱼灯、走马灯、莲花灯、船灯、货郎鼓灯，二月二我们在院内和麦场上撒作囤仓图形，端午节我们把一束束艾草插上了自家的门头，乞巧节我们偷听老鼠嫁女时的吹打欢闹之声，中秋节我们在庭院中供上月饼、瓜

果、干饼，烧香拜月，腊八节我们用小米、红枣、花生仁、核桃仁熬出稠、软、黏、香、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一年年，在揭红布、喝红糖茶、吃喜面和送米面之间，我们的一个个孩子来到了人世；一岁岁，在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之中，我们的一个个小媳妇被花轿抬进了家门；一年年，经过报丧、设灵、选墓、卜吉、辞灵、报庙、入殓、出殡，我们的一个个老人回归了土地。

就这样，我们过了一年、一年、又一年。

3

依稀还记得，我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家里有两个成年人，一个男人，一个妇人。

男人是那样的木讷笨拙，板车和犁铧过早压弯了他的腰脊。有一天，他无端地高兴了，用手指在我们的额头上抚摸着，于是，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我们心里生了根；又有一天，他猛然生气了，一巴掌打在我们的脸上，于是，另一种莫名的东西，在我们心中安了家。



听一曲家乡调心里美

后来我们知道,前一种东西,叫粗粮。从此,我们跟这个词语不再陌生。冬天里,我爬上独山,凛冽的寒风灌进脖子里,我们遇到了他;春天里,蹲在田野旁,在坚硬的土坷垃中,我们抚摸到他;夏天里,我们躺在白河岸边,脊背上刺痛的沙粒,我感觉到他。

后一种东西,叫柔软。我们开始跟这个词语熟悉。收割时,锋利的镰刀在我们手背上轻快地划过,那时,我们抓住了她;回家时,一大麻袋红薯压在肩头,我们攥紧了她。

妇人是那样的寡言少语,灶火和油灯过早地熏红了她的眼睛。有一天,她生病了,却挣扎着把乳汁挤进我们的嘴里,于是,一个无名的东西在我们心中筑了巢;又有一天,她痊愈了,从她怀里掏出的却是更加干瘪的乳房,于是,另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我们心里发了芽。

后来我们也知道,前一种东西,叫甘甜。从此,我们跟这个词语开始亲近。从新收的麦子里,我们嗅到了她;从端在手里的一碗玉米糝里,我们尝到了她。

后一种东西,叫苦涩。然后,这个词语同我们结缘。从妇人推磨时重重的喘息,我们听到了她;从衣服上一个针角平整的补丁,我们看到了她;从卧在碗底的一只荷包蛋,我们咀嚼到了她。

再后来,我们在世界中生活,世界告诉在其中生活的我们以更多的词汇。坚硬的石头向我们说出了朴拙,怒放的花朵让我们读到了欲望,蓬勃的野草呈现给我们欢畅,无尽的流水展示给我们猖狂,如酥的春雨述说给我们沉醉,炽热的阳光让我们看到了放纵,漫天的飞雪向我们舞出恣肆,响亮的马鞭对我们表达了不驯,高亢的劳动号子向我们喊出了癫狂。

有些词语之于我们,拥有着生命,我们一听到,就会怦然心动,仿佛她饱蘸着我们的血泪,从我们心底生发出来,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另一些词语,却是那样的苍白和陌生,无论它多么精致,多么高明,多么圆融,我们却感到隔膜,似乎它总是与我们无关。

贫瘠村庄的那片开阔之地，只要投下一丝儿阳光，就成了我们的饭场。吃饭时间一到，男人们端上饭菜，陆续赶到饭场。各人的粗瓷大碗里，细瓷小碗里，有菜：粉条、白菜、萝卜、豆腐等烩出的，那是大锅菜；有糊汤：红薯干、红薯面搅出的是红薯糊涂。玉米籽磨碎煮出的是包谷糝。白面糊如果和稀了，搅入滚水中，佐以香油、盐、葱花，就是面疙瘩。面假若和稠了，亦佐以香油、盐、葱花，就是“锅出溜”；有米饭：小米蒸的叫“干饭”，稻米蒸的是“大米干饭”，稻米加绿豆蒸的是“二米饭”，高粱米蒸的是“桃黍干饭”，玉米粒蒸的是“包谷糝干饭”；有面条：小麦面掺绿豆或黄豆面擀成的是杂面条。番茄鸡蛋、蒜薹或芹菜炒肉浇出的是捞面条。扁豆、豌豆或绿豆磨成浆，加入芹菜段，做成的叫浆面条。红薯叶、白菜叶、萝卜缨腌成的酸菜，做出的叫酸菜面。红薯面捏成圆锥状，蒸熟叫窝窝头。在各人的筷子串的、手里夹的两层圆面叶夹菜，捏边后炕熟的是菜盒。绿豆面面糊加入鸡蛋、盐、葱花、五香粉等，在刷油锅内烙成的是煎饼。我们吃着碗里的、手里的，吃得是那样香甜，不亚于吃到唐河火腿、镇平侯希山烧鸡、南召白土岗辣子鸡、桐柏豆腐皮、南召八宝金羊肉汤、新野板面、方城烩面、邓州胡辣汤等。

那招幌飘飘处，是城里的茶馆。几十张白茬大桌之间，腰系白围裙的茶馆手脚麻利地穿梭着，热情地把客人带到位置上。左手掣着十五六个茶碗，足有两尺多高，手肘纹丝不动，行走自如。摆茶托、茶碗的动作，那叫一个干净利索。右手提一大铜壶，一收一翘之间，水已冲满，稳稳当当，滴水不漏。茶客中，有我们的贩夫，我们的走卒，我们的木匠、石匠、泥水匠、老粉匠、剃头匠、铜缸匠，我们的烙画艺人、话匣子艺人、拉洋片艺人、吹糖人艺人、变戏法艺人，我们的绸布店三柜、染坊伙计、油坊老板，我们的算命先儿、教书先儿，我们的卖酸梅汤、崩包谷花的，等等。碗是南阳的粗瓷大碗，茶是毛尖。没有什么几旗几枪，都是大叶大梗，却也在碧绿澄清的水中交错相映、上下沉浮、纷飞起舞，或似雀舌吐声，或似兰花露蕊，或似春笋闹春，或似秋菊争妍，活泼泼的水之精灵。啜饮一口，其味甘香如兰，幽而不冽，浹齿留香，顿

感恬静闲适,如畅饮春水。胜似浙江杭州的西湖龙井、江苏太湖的碧螺春、安徽黄山的毛峰。那一天的疲惫与辛劳,随着碗上袅袅几缕轻岚,悠悠地向空中飘散。

然后,我们的目光投向窗外。此时,远山被裁缝师傅熨平了,田野被理发匠梳顺了,西天云彩被染坊伙计染青了,点点繁星被烙画艺人描亮了,泥土被大厨师炒到暗香浮动,流水被盲乐手奏出乐音琮琤。于是,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嗅觉通畅了,耳朵敏锐了,心灵安妥了。我们满意这样的生活,满意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5

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另一个词语:艺术。他们说,就算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也应该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称得上艺术。在他们眼里,仿佛生活是一种东西,而艺术则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们自卑不已。原来,从我们躺在襁褓中时就听到的,伴随我们成长的,竟然是那样的愚昧落后,那样的低级简陋,那样的放辟邪侈,那样的海淫海盗,那样的俗渎荒乱。

从哪一天起,我们远远地把从家里来的那一个男人、一个妇人挡在了半路,拒绝这两个身着补丁短衣的人接近我们学校的大门。他们从十多里外背来的,在我们眼里已经不是红薯、玉米,而是多聚酚、黄酮类、萜烯酸类、柠檬烯等多种化合物。我们和那一个男人、一个妇人无言地对峙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是柔软的水和蛋白质,而是碳酸钙或二氧化硅组成的坚硬的石头。我们就是这样冷酷。而且,不时地由嘴角露出丝丝冷笑,仿佛对住进由硅酸盐的水泥盖成的高层建筑、喝聚氯乙烯塑料管子流出的水、吃肌酸肌肽嘌呤类的肉和轻装上阵追求真正艺术的将来,表现出无比的坚定。然而,后来我们还是吃惊地张大了眼睛,然后,我们还是仓皇地逃离了。因为就在我们的脚下,碳、氢的煤和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的石油正在迅速被抽离,那里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多年以后,我们伤痕累累了,疲惫不堪了。我们拼力追逐而来的两个猎

物就摆在面前。我们看一看艺术,又看一看生活,心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怀疑。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艺术吗?似乎已经不是,他们一定从我们的艺术中抽取了某种东西,不然它如何会变得那样的苍白,那样的无力;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生活吗?好像也已经不是,他们一定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走了某种东西,不然,它如何会变得这样的贫瘠,这样的目露狰狞,这样的青筋毕现。

我们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世上哪里有高于生活的艺术,艺术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这时,我们才痛苦地发现,某种曾经伴随着我们生命、曾经被我们称作落后的东西,不是她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她。同时,我们更加痛苦地发现,我们或许已经把她给丢失了。

6

那是一个雨后的黄昏,我们漫步在城中的街道。摇滚的嘈杂,我们已经麻木,霓虹的迷离,我们已经漠然。习惯了这世界的摩肩接踵、风驰电掣、变幻多端,不再奢望哪里可以安放我们的悲凉和寂寞。世界已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办法?只是漫无目的,我们只是踽踽而行。

蓦然,一句“李氏女在偏房泪如雨洒,思想起俺娘家二老爹妈”(《小姑贤》)冲进耳中。我们费力地捕捉着,这声音,似乎来自川流不息的汽车的间隙,“三姐忙说俺情愿、俺情愿,不知、不知公子可称心”(《马胡伦换妻》),没有错,在这个由轰鸣、喧闹、躁动等组成的城市的间隙,她越来越真切,“实指望咱们俩同床共枕,给俺李门爬个秧,结个子,留个系连根哪”(《李豁子离婚》)。

那一声声的乡音,流进我们的血液里,渗进我们的骨头里。我们酣畅淋漓了,我们柔情缠绵了,我们细腻委婉了。迷醉无情地把我们占据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已经泪流满面,我们发现自己呆愣在了那里。

俺?

俺!

俺?

我们喃喃地、费力地说出这个词语。这样一个单音节的词语，为何竟如此振聋发聩得令我们怦然心动？我们努力地思忖着，吃力地回忆着。它曾经是那样的熟悉，却又是那样的久违，那样的陌生。仿佛它在哪儿见过，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俺是什么？”我们困惑地询问路人。路人没有回答我们，反而以更为困惑的神情回望着我们。

无助地呆愣着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维慢慢回到了小时候，回到那一个有着一个男人、一个妇人的贫穷的家庭。男人教我们说的第一个字，似乎就是那个“俺”，他教我们三遍之后，就问：“俺是谁？”我们迟疑了一下，指向男人颌下的胡须。男人咧嘴笑了。妇人又问：“俺在哪里？”我们的手指指向妇人的乳房。这一次，男人和妇人一起笑了。然后，我们又指了指慵懒蜷卧在桌角的黑猫，孤独游走在院中的瘦花狗，挂在墙上的滴水的斗笠，灶台上那口漆黑的大锅，窗外风中摇摆不停的洋槐树，男人和妇人笑个不停，笑得那样开心，仿佛那所有的答案，不多不少，恰恰都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终于想起来了，在经过长时间的失语之后。那个我们，不是我们，从来就不是；那个我们，也不是俺，从来就不是；那个俺，也不是我们，从来就不是；俺，才是俺；俺，才是真正的俺。长久以来，俺把俺给忘了、丢了。

终于想起来了，在经过长时间的失语之后。俺家里的两个成年人，那一个男人，一个妇人，原来不是别人，而是俺爹、俺娘。

于是，久已经远离的东西，那一腔乡音，又回到俺的耳朵中，尽管，她已经是那样的陌生。俺已经知道，也许，危险的不是她，却是我们自身；亟待革新的不是她，而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不是她的节奏慢了，而是我们的心浮躁了；不是她的观念落后了，而是我们的心灵迷失了；不是她的声音喑哑了，而是我们忘记倾听了。

不，不是也许！俺越来越真切地知道：不是她需要俺，而是俺需要她。

俺不再管他们。俺知道了俺的真实，俺属于这份大腔大调的生活，俺属于这份腔多字少的生活。俺知道了俺的命运，俺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俺的心灵粮食。俺要感谢这一份份饱含生命体悟的存在，俺要倾听这一声声来自俺爹俺娘的话语。

第二章 当世界成为曲牌

1

我们南阳人的大调曲子,现存着二百二十九个曲牌调门。

这二百二十九个好听的曲牌,[阳调]、[汉江]、[银纽丝]、[诗篇]、[打枣竿]、[罗江怨]、[坡儿下]、[呀呀哟]、[莲花落]……仿佛二百二十九个古典的美人,来自久远的过去,乘着时光之舟,带着神秘的美丽,发出醉人的异香,长袂飘飘,婀娜多姿,从我们面前走过,自我们心头飘过。在恍兮惚兮之余,我们不得不为一个事实感到惊诧:她们竟如何借助曲子艺人之口,借助口耳相传,顽强地穿越历史的长河,这样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而且,依然那样的丰盈、灵动。

这必定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这二百二十九个好听的曲牌,不仅仅是一些曲牌,或者说,她们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曲牌本身。她们是大调曲子的语言,用之来讲述;她们是大调曲子的血液,凭之而生存;更是大调曲子的灵魂,以之而立世。在曲牌里,安放着重对人的体验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于是,无论这个世界是如何的纷繁驳杂,如何的喧嚣混沌,如何的扑朔迷离,它最后所留下的,都只会是一个又一个的曲牌。

于是,我们所处的世界,被体验成为[汉江]的悱恻,[诗篇]的舒缓,[阳调]的张扬,[谓调]的奔放,[满洲]的凝重,[金纽丝]的严整,[哭皇天]的悲怨,[石榴花]的高亢,[浪淘沙]的妖娆,[节节高]的轻盈,[莲花落]的跃

动。这既是一种简化,也是一种整合。

这就是大调曲子的方式:以曲牌观照世界,以曲牌倾听世界,以曲牌抚摸世界,以曲牌品味世界,以曲牌切入世界,以曲牌叩问世界;也更是大调曲子的智慧:以曲牌说出了世界,以曲牌唤醒了世界,以曲牌激活了世界。

2

我们的大调曲子,并不以某种曲牌而自美。刘欢那曲曾经响彻大江南北的“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嘿嘿嘿嘿参北斗哇”的《好汉歌》,说它来自大调曲子的[刺儿山]也好,来自山东聊城的[扒山调]也行,来自北京单弦的[云苏调]也罢,来自豫北的[锯大缸]也可,这都不要紧。红极一时的电影《三笑》里那首“芳名唤莺莺呀,理应配张生。哎哟哟,无缘分”的小调儿,你说她源于大调曲子的[剪剪花],出自苏州评弹的[剪靛花],脱胎于扬州清曲的[尖尖花],都不要紧。

中原本就是南北文化的融合之地,大调曲子曾经是那样热情地张开了自己博采兼收的臂膀,追逐着、欢迎着、接纳着。二百二十九个曲牌像小鸟儿一样飞来:[垛子]的翅膀里裹着北京的晨风,[阳调]羽毛上顶着凤阳的清露,[汉江]的爪子上带着四川的草籽,[满洲]的鸣叫中夹着山东的土腥;二百二十九个曲牌像小船儿一样驶来:[四季相思]荡起桨儿,自“春季里艳阳天百草回芽遍地鲜”的江浙,溯汉水而来;[双叠翠]扬起帆儿,从“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扬州,顺丹江而来。这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我们成就了大调曲子,而大调曲子也成就了我们。从此,在曲牌之下,世界生动活泼起来,内涵丰富多彩起来,条理井然有序起来。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起来,朝气蓬勃起来,就连我们的呼唤乃至细语,也牵天扯地般地抑扬顿挫起来。

3

[刺儿山]:真是一座带刺儿的山,它是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异常